論四聲調序與複音詞的語素排列

王雲路

內容摘要：本文集中討論了漢語複音詞的語素排列問題。漢語複音詞是根據什麼排列的？以往學者討論過同義並列複音詞的排列問題，但是有些例外的情形沒有討論；一般意義上的複音詞的語素排列規則也沒有涉及。本篇論文回顧了以往的研究歷史，集中考察了以下問題：複音詞的詞序最終是如何確定下來的？前後語素的排列有無規律？筆者以為複音詞的語素排列有聲音和意義兩方面因素：一般並列雙音詞的語素排列以調序原則為主，即平、上、去、入這一順序符合人們的自然發音規律；同聲調並列雙音詞的語素排序規則為發音原則，聲調相同的並列式複音詞按照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排列。某些不符合調序原則的並列複音詞則按照意義主次排列。同時，聯綿詞、單純詞以及其他非並列式詞語，還包括一些四字格等，也基本依照以上規律。

關鍵詞：複音詞 語素排列 調序原則 意義原則

《世說新語·排調》有一則有趣的記載：“諸葛令、王丞相共爭姓族先後。王曰：‘何不言葛王，而云王葛？’令曰：‘譬言驢馬，不言馬驢，驢寧勝馬邪？’”言“王葛”而不言“葛王”，言“驢馬”而不言“馬驢”，誠如諸葛令所言，不關次序先後，那麼究竟是依據什麼排列“葛”與“王”、“驢”與“馬”這兩組語素的呢？符合習慣的“王葛”是先平聲後上聲，“驢馬”也是先平聲後上聲，不符合習慣的“葛王”與“馬驢”均為先上聲後平聲，這是否可以給我們一定的啟示：聲調決定語素的座次？平聲

在前，上聲在後？

這則記載也給我們提出了一個問題：複音詞的語素是根據什麼排列的？複音詞的詞序最終是如何確定下來的？前後語素的排列有無規律？是完全的任意組合，還是與意義或聲音有關？

一 以往研究綜述

複音詞語素排列，也就是並列式複音詞的語序排列問題，已有學者討論過。

從目前可以看到的大量文獻用例說明：在雙音詞產生的初期，許多並列式複音詞曾經存在兩種形式，經過演變後，淘汰一種，保存一種。因而有學者注意到並列式複音詞的語序排列問題，並作過考察。丁邦新先生認為，語音中最有可能影響構詞詞序的是聲調。他認為：漢語雙音節並列詞兩字間除同一聲調者之外，都是按聲調排列的。兩字間如有一個是陰平字，它一定在前；如有一個是入聲字，它一定在後；其次則是去聲字在後；沒有陰平或去聲字的，則陽平字在前。丁先生考察了《論語》、《孟子》和《詩經》中的並列關係雙音詞，得出的結論是：並列詞的詞序往往是按平、上、去、入的規律。在 411 個例子中，例外佔 19.30%^①。

受丁文影響和啟發，台灣竺家甯先生在《西晉佛經並列詞之內部次序與聲調的關係》^②一文中把西晉竺法護譯經中的並列式複音詞全部摘錄出來，一共分析了 43 部佛經原文，得出的結論是：語素的排列順序是由聲調決定的，“祇有在類義並列時，詞序先後纔會考慮意義的因素”。

大陸地區真正探求並列式複音詞排列規律的首推陳愛文、于平《並列式雙音詞的字序》^③一文，他們考察《普通話三千常用字表》中所收的 525 個並列雙音詞，根據其中絕大部分字序排列

符合聲調次序的現象，認為決定並列雙音詞字序的因素有兩個：意義和聲調。“意義的作用是人們自覺注意到的，聲調的作用是發音的生理機能所要求的，是不自覺的。”聲調的次序起主要作用。後來，蔣文欽、陳愛文又發表了《關於並列結構固定詞組的內部次序》^④一文，再次重申了這一觀點，指出：“上古時期，並列結構的次序是自由的，它是屬於句法範圍的自由。”“在長期使用的過程中，一種形式逐漸成為常用式，另一種淪為罕用式以至不用了。”這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調序，符合調序者往往戰勝異序形式。

爲了討論雙音節並列複詞在一定條件下可以互換的問題，大陸學者還作了多方探討。如鄭莫先生在《古漢語中字序對換的雙音詞》^⑤一文中，列舉了 64 對語素可以對換的並列式複音詞。韓陳其曾調查《史記》中兩種詞序並存的並列複音詞，發表了《史記中字序對換的雙音詞》^⑥一文，認為《史記》中計有 62 對字序對換的雙音詞；在附注中，韓陳其先生又列出了一組《史記》與現代漢語相對應的語素對換的複音詞。張永綿先生在《近代漢語中字序對換的雙音詞》^⑦一文中列舉了 85 對字序可以對換的複音詞。以上諸家祇是提出這些兩種語序並存的語言現象，進行排列歸類，並未探求如此排列的緣由。曹先擢先生《並列式同素異序同義詞》^⑧一文補充了一些字序對換的複音詞，分析了這些複音詞的類型，認為有“完全同義詞”和“不完全同義詞”兩大類並分析了產生字序對換現象的原因：第一，古漢語以單音節爲主，各有獨立的詞義，當兩個同義的單音詞結合在一起時，結構比較鬆散，次序也不固定，尚屬於造字法的範疇，而不屬於構詞法的範疇；第二，每個時代的語言習慣不同；第三，字序的問題會受到方言的影響。這些分析無疑是正確的。

但是，目前還有兩個問題需要討論：第一，聲調相同的並列式複音詞是如何排列的，是任意還是有規律可尋？第二，有些不

符合我們分析規律的例子該怎樣解釋？有沒有排列依據？比如丁邦新先生討論的 411 個例子中，例外佔 19.30%。在丁先生的第一次考察中，有 61% 合於這個規律，同一聲調的佔 25%，例外佔 14%。那麼，這些例外有沒有規律？本文主要探討這兩個問題。

關於複音詞語素排列問題，筆者曾就《顏氏家訓》等大量的中古複音詞作過統計，認為：以上學者對並列式複音詞語素排列的結論大體是對的，還可以進一步完善和擴展，即：（1）並列式中最有可能影響構詞詞序的是聲調，即按照平上去入的順序；（2）在聲調相同的情況下，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起決定作用；（3）某些不合於調序的並列式複音詞往往是根據意義的先後順序排列的；（4）並列式複音詞語素的排列規律適用於某些非並列式詞語，如連綿詞、單純詞以及部分四字格成語等。以下分別討論這些問題。

二 一般並列雙音詞的語素排列規則——調序原則

上述學者研究成果已經證明，從《論語》《孟子》《史記》到西晉佛經，一直到近、現代漢語，並列式雙音詞的語素排列基本上是與平、上、去、入的調序相一致的，這是一個重大的發現。兩種並列方式並存時，經過演變，符合以上規律者得以保存。如“變改”、“悅喜”為並列結構，但最終被“改變”、“喜悅”所取代。這其中起決定作用的是調序，符合調序者往往戰勝異序形式，因為平、上、去、入這一順序符合人們的自然發音規律，換句話說，就是順口。

祇有一種語序形式的複音詞往往是符合調序原則的，前面舉到的學者都以一種或多種書籍中出現的複音詞為例，或者以詞典

的詞語爲例。這裏則以《顏氏家訓》爲例，舉幾組同義、近義詞作比較，以進一步證明許多同類並列式複音詞按照調序順序排列。

“感”在漢魏六朝時期有哀傷義，與之組合的同義複詞有“哀感”、“傷感”、“悲感”、“感慕”、“感念”等，爲什麼“感”一會作前語素，一會作後語素呢？因爲與之結合的語素聲調不同，“感”就要隨之變化，“哀感”、“傷感”、“悲感”是先平聲後上聲，“感慕”、“感念”是先上聲後入聲（或去聲），均符合平上去入的調序規則。

有“耕稼”、“耕種”，因爲“耕”是平聲字，故“稼”、“種”居後；又有“稼穡”、“種植”，因爲“穡”和“植”是入聲字，故“稼”、“種”居前。漢民族講究聲音的抑揚頓挫，雙音詞的組合以異調爲多，同聲調爲少；就是取名字，一般也儘量避開同一聲調的字，是爲了念起來和諧悅耳，朗朗上口，富於美感。

（一）雙音節同義詞、近義詞往往以平聲（包括陽平）字作爲前語素

《顏氏家訓·誠兵》：“處將軍之任，竟以顛覆。”又《名實》：“咫尺之塗，必顛蹶於崖岸。”又《書證》：“徐仙民《春秋》、《禮音》，遂以筴爲正字，以策爲音，殊爲顛倒。”又《勉學》：“其餘桎梏塵滓之中，顛仆名利之下者，豈可備言乎！”“顛覆”爲平入，“顛蹶”爲平入，“顛倒”爲平上，“顛仆”爲平入。又《顏氏家訓·風操》：“不必期於顛沛而走也。”“顛沛”不屬於並列結構，聲調順序爲平去，也符合調序規則。

《顏氏家訓·勉學》：“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又《書證》：“當時貧困，並以門牡木作薪炊耳。”又《雜藝》：“解陰陽者，爲鬼所嫉，坎稟貧窮，多不稱泰。”“貧”是平聲字，故在雙音詞中一般作爲前語素，稱“貧賤”、“貧困”、“貧窮”。

《顏氏家訓·治家》：“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又《文章》：“此人歎曰：‘才華不為妻子所容，何況行路！’”^⑩“才”是平聲字，故可以組成“才幹”、“纔能”、“才學”、“才華”、“才智”等。

《顏氏家訓·慕賢》：“姓名為誰？那得都無聲問？”又《省事》：“人主外護聲教，脫加含養。”“聲”是平聲字，故有“聲譽”、“聲問”、“聲價”、“聲望”、“聲教”等。

《顏氏家訓·風操》：“凡親屬名稱，皆須粉墨，不可濫也。”“名”是平聲字，故有“名稱”。又有“名問”、“名利”、“名望”、“名譽”、“名聲”、“名價”等，皆其類。

“矜”是平聲字，故有“矜誕”、“矜誇”、“矜伐”、“矜持”等。

“車”是平聲字，故有“車乘”、“車輿”、“車騎”、“車馬”等。

“聰”是平聲字，故有“聰明”、“聰惠”、“聰敏”等。

“堅”是平聲字，故有“堅強”、“堅定”、“堅毅”、“堅持”等。

“嚴”是陽平字，故有“嚴密”、“嚴正”、“嚴刻”、“嚴切”、“嚴肅”、“嚴厲”、“嚴憚”等。

以上各組詞的排列順序均符合平聲在前、上去在後的原則。

（二）雙音節同義詞、近義詞往往以仄聲字作為後語素

前面的例子已經可以證明這一點。下面再舉幾組。

《顏氏家訓·文章》：“曹植悖慢犯法。”又：“謝玄暉侮慢見及。”又《勉學》：“凌忽長者，輕慢同列。”“慢”是去聲字，故在雙音詞中往往屬於後語素，稱“悖慢”、“侮慢”、“輕慢”、“怠慢”、“傲慢”等。

《顏氏家訓·風操》：“有一顯貴，當世名臣。”又：“如有勳貴所逼，隱忍方便，速報取了。”又《文章》：“江南有一權貴，

讀誤本《蜀都賦》注。”《勉學》：“不得以有學之貧賤，比於無學之富貴也。”“貴”是去聲字，在雙音節詞中幾乎總排在後面。稱“顯貴”、“勳貴”、“權貴”、“富貴”、“尊貴”、“高貴”等，而不能倒過來。

《顏氏家訓·教子》：“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又《教子》：“賢俊者自可賞愛。”“愛”為去聲字，故有“寵愛”、“賞愛”、“保愛”、“仁愛”、“關愛”、“喜愛”、“疼愛”等。

“論”是去聲字，總處於後語素的位置。有“議論”、“討論”、“談論”、“講論”等。

“略”是入聲字，故與之組合的並列複音詞皆以“略”為後語素。《顏氏家訓·慕賢》：“太子左衛率羊侃坐東掖門，部分經略，一宿皆辦。”又有“謀略”、“韜略”“策略”、“術略”等。

“賢達”：《顏氏家訓·治家》：“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符合口型逐步開大的發音規則^⑤。“賢達”今天看來同聲調，但“達”古為入聲字。所以有“通達”、“發達”、“調達”、“豁達”等。

凡此，都從另一方面進一步證明以上諸家所說的平上去入的調序排列規則。

三 同聲調並列雙音詞的語素 排序規則——發音原則

以上主要以《顏氏家訓》為例，探討了一般並列複音詞的詞序，但這祇是問題的一個方面。筆者認為，並列式雙音詞的組合依據聲音和意義兩方面的因素：聲音方面，除了學者已經研究過的四聲調序之外，在聲調相同的情況下，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是主要的排列依據，即按照發音部位由小到大、由合到開，由前到後的順序；意義是另一條排列依據，按照詞義好壞、大小、先

後、長幼、主次的順序。這也許能夠解釋丁邦新先生所說的例外。本節討論同聲調並列詞的順序規則。

筆者發現，聲調相同的並列式複音詞按照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排列。

(一) 發音部位依照口腔由小到大、由合到開的順序

灌溉、溉灌

《賢愚經》卷五《散檀寧品》：“此事無苦，但勤加功，隨時溉灌。”“溉灌”被“灌溉”所取代，是因為“灌”為合口，“溉”為開口，符合先合後開的順序。

貴賤

《顏氏家訓·後娶》：“後母之弟，與前夫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貴”的主要元音為合口，“賤”的主要元音為開口，其排列順序符合先小後大的口型順序。

公私

《顏氏家訓·慕賢》：“侯景初入建業，台門雖閉，公私草擾，各不自全。”先“公”後“私”，既有意義上的主次，又有發音方法上先小後大的口型順序。

(二) 發音方法按照由不送氣到送氣的順序

如果兩個語素中有發送氣音的，通常是不送氣者在前，送氣者在後。

減損

《顏氏家訓·治家》：“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減損”同為上聲字，先“減”而後“損”，是因為“減”不送氣而“損”為送氣塞擦音。

公卿

《顏氏家訓·教子》：“以此伏事公卿，無不寵愛。”“卿”為

送氣音。^①

表示輕視義有“輕忽”，二字皆為陰平，為什麼“輕”在前而“忽”在後？因為“忽”發音時相對“輕”來說有點送氣音^②。

(三) 兩個語素發音舌位依照由後到前的順序

意故

意思是原因，緣由。《東觀漢記》卷十五《曹褒傳》：“曹褒在射聲，營舍有停棺不葬百餘所，褒親自履行，問其意故，吏對曰：‘此等多是建武以來絕無後者。’”《三國志·魏志·司馬芝傳》：“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為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意故”同為去聲字，“意”的發音舌位比“故”要往後，符合由後到前的原則。

義故、故義

猶言故人、朋友或閩人。《世說新語·德行》：“王戎父渾有令名，官至涼州刺史。渾薨，所歷九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有作“故義”者，如《三國志·魏志·明帝紀》裴松之注引《博物志》佚文：“時京邑有一人，失其姓名，食啖兼十許人，遂肥不能動。其父曾作遠方長史，官徙送彼縣，令故義傳供食之，一二年中，一鄉中輒為之儉。”但最後定型為“義故”，道理同“意故”。

四 某些並列複音詞的語素排列 規則——意義原則

有些並列複音詞的組合排列與四聲調序及以上同聲調語素發音規律皆不合，也就是丁邦新先生所說的“例外”，那是因為語素意義表達所需要的。這是制約並列語素順序的另一條規則。此類並列主要以類義並列、反義並列為主。

(一) 按長幼、尊卑排列

父母

《東觀漢記》卷十五《淳於恭傳》：“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

我國傳統有男尊女卑的概念，所以凡牽涉性別的並列，多是先男後女。除了上文說的“父母”之外，又有“爹娘”、“爺娘”、“弟妹”、“公婆”、“夫妻”、“男女”、“兒女”等。其中有的正好符合平上去入的順序，有的則僅從意義上符合規則。

妻子

《顏氏家訓·治家》：“世間名士，但務寬仁；至於飲食饜饋，僮僕減損，施惠然諾，妻子節量，狎侮賓客，侵耗鄉黨：此亦為家之巨蠹矣。”“妻子”指妻與子，為並列式^③。

長幼有序，所以人稱都按照年齡大小的順序，除了“妻子”之外，還有“父兄”“兄妹”、“兄弟”、“姐弟”、“婆媳”等。

但是也有例外的情形：

一是有兩種詞序始終並存的現象。如“少長”與“長少”並存。《史記·禮書》：“君子既得其養，又好其辨也。所謂辨者，貴賤有等，長少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也。”《後漢書·梁統傳》：“諸梁及孫氏中外宗親送詔獄，無長少皆棄市。”此為“長少”例。《史記·呂后本紀》：“遂遣人分部悉捕諸呂男女，無少長皆斬之。”《顏氏家訓·慕賢》：“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此為“少長”例。沒有一方戰勝另一方的情形。到了現代漢語中，由“大小”、“長幼”取代了“少長”或“長少”。

二是有完全相反的情形，即祇有一種詞序出現。如“少小”，筆者查閱二十四史，沒有看到“小少”的用例。漢劉向《說苑·談叢》：“仁慈少小，恭敬耆老。”《東觀漢記·馬援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小相善。”《三國志·魏志·王朗傳》：“且少小常苦被褥泰溫，泰溫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

慨。”唐賀知章《回鄉偶書》詩之一：“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衰。”而“少小”並不合於調序原則，意義上也看不出區別。看來例外總是存在的，沒有一個定律能全部包括。

但在不影響意義的前提下，通常以調序為主。如“貧富”、“輕重”就是根據調序原則。上文舉到的“貴賤”既符合意義上先尊後卑的順序，也符合聲音上口型由合到開的順序。

(二) 按形狀大小排列

大小

《東觀漢記》卷十八“甄宇”條：“每臘，詔書賜博士羊，人一頭，羊有大小肥瘦。”

門窗

《文選·左思〈吳都賦〉》：“房櫳對橫，連閣相經。”李善注：“然則門窗之廡通名橫，橫音梘，音義同。”段成式《酉陽雜俎》續集卷六《寺塔記下》：“院門裏，盧楞伽畫。盧常學吳勢，吳亦授以手訣。乃畫總持三門寺，方半，吳大賞之，謂人曰：‘楞伽不得心訣，用思太苦，其能久乎？’畫畢而卒。中門窗間，吳道子畫，高僧韋述贊，李嚴書。中三門外，兩面上層，不知何人畫。”通常門比窗大。

肥瘦

《三國志·魏志·吳質傳》裴注引《質別傳》：“酒酣，質欲盡歡。時上將軍曹真性肥，中領軍朱鑠性瘦，質召優，使說肥瘦。真負責，恥見戲，怒謂質曰：‘卿欲以部曲將遇我邪？’”《梁書·張率傳》：“伊自然之有質，甯改觀於肥瘦。”

長短

《顏氏家訓·風操》：“而家門頗有不同，所見互稱長短；然其阡陌，亦自可知。”當然，在韻腳或平仄需要時也有“短長”的用法。

厚薄

《宋書·庾登之傳附庾炳之》：“然不知臣者，豈不謂臣有爭競之跡，追以悵悵。臣與炳之周旋，俱被恩接，不宜復生厚薄。”此二例用比喻義。

(三) 按時間先後排列

視聽

《顏氏家訓·風操》：“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視聽”的排列順序，是由於視覺快於聽覺。

姓名

《顏氏家訓·治家》：“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賢達姓名，不敢穢用也。”人先有姓而後有名。

朝夕

（《顏氏家訓·治家》）、旦夕（《顏氏家訓·書證》）、旦暮（《顏氏家訓·慕賢》）、曉夕（《顏氏家訓·後娶》）等都是按時間順序排列的。“早晚”同聲調，也是按照時間順序排列的。

(四) 按數量多少排列

尋常

《顏氏家訓·歸心》：“豈得以人事尋常，抑必宇宙外也？”古時八尺爲“尋”，倍“尋”爲“常”，故先“尋”而後“常”。此例聲調相同，也符合發音部位的規律。

錙銖

《荀子·富國》：“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古時八兩（一說六兩）爲錙^④，二十四銖爲兩。

還有“斤兩”、“分毫”、“絲毫”、“尺寸”等。

(五) 按表義主次排列

雖然是同義並列之詞，有些語素意義上還是有輕重之分的。一些並列式複音詞的兩個語素在含義的抽象程度上有差別，通常是前一語素較具體，能夠決定詞語含義，後一語素較抽象，或者

說具有概括性^⑤。

如稱“婦女”。《百喻經·婦詐稱死喻》：“我去之後，汝可齋一死婦女屍，安著屋中。”

也稱“女婦”。《朝野僉載》卷二：“殿中侍御史王旭括宅中別宅女婦風聲色目，有稍不承者，以繩勒其陰，令壯士彈竹擊之酸痛不可忍。倒懸一女婦，以石縫其髮。”

古時“婦”與“女”聲調相同，現代漢語中則不同，而現代漢語定型為“婦女”，與平上去入的調序原則正相反，怎樣解釋呢？是因為“女”為女性統稱，與“男”相對，內涵比“婦”要大，“婦”通常僅指已婚女子。即“婦女”是具體語素與概括語素的結合，或者說是小概念與大概念的並列。再如“老弱”、“女弱”、“兒弱”等詞語的語素排列，是因為老人、女子、兒童比起通常男子來都屬於弱者，所以“弱”是抽象概括的語素，“老”、“女”、“兒”是具體的語素。在具體語素與抽象語素結合時，通常是先具體語素後抽象語素。根據這一表義原則，可以解釋許多並列式複音詞不合音序的所謂特例。

既符合意義要求，又符合四聲調序，就更好了。這小節中“肥瘦”、“長短”、“厚薄”、“斤兩”、“尺寸”等即是，上面舉到的“老弱”等也是。我們再看下面一組例子：《東觀漢記》卷十五《淳於恭傳》：“小兒復爭，恭各語其家父母，父母乃禁怒之，里落皆化而不爭。”稱“里落”。《三國志·魏志·夏侯淵傳》：“諸羌在遂軍者，各還種落。”稱“種落”。還有“角落”^⑥、“村落”、“部落”等。“落”指居處地或處所，漢劉向《列女傳·楚老萊妻》：“老萊子乃隨其妻而居之，民從而家者，一年成落，三年成聚。”與之相關的是“下落”、“着落”，接近於偏正結構。“落”有一定的概括意義，又是入聲字，在現代漢語中屬於去聲，所以，在雙音詞中基本都作為後語素，是完全符合漢語發音規則和習慣的。再如“落”為動詞語素時，表示物體下落，有脫落、

跌落、散落、剝落等，接近于補語；表示抽象的批評意義方面，有數落、奚落、冷落等，其中“落”的含義相對與之結合的語素而言，都是比較抽象，具有概括性的，而且符合調序原則。

此外，押韻的需要是影響語素順序的另一個方面，這裏不討論。

五 並列式雙音詞語素排列涉及的相關問題

(一) 並列複音詞語素順序還受時代的影響，時代不同，發音有別，可能改變字序

入聲字消失，是影響排列順序的一個原因。一種類型是原來為入聲字，現在看不出來了。如，“息”是入聲字，現在讀平聲，在“消息”、“休息”例中讀輕聲。

另一種類型是因為入聲字的消失而改變了。如現代漢語有“急躁”，一般不稱“躁急”，因為“急”讀陽平，“躁”讀去聲；而古時卻多讀“躁急”。《左傳·定公三年》：“莊公卞急而好潔。”杜預注：“卞，躁急也。”《北齊書·尉瑾傳》：“及官高任重，便大躁急，省內郎中將論事者逆即瞋罽，不可諧承。既居大選，彌自驕狠。”《周書·宇文測傳》：“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性躁急，必來決戰。”從這些文獻的時代看，“躁”平聲，“急”入聲，符合調序原則。《集韻·線韻》：“卞，躁疾也。”“急”、“疾”則皆為入聲字。後來入聲字消失，也就定型為“急躁”了。

《史記·張丞相列傳》：“申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矣，然無術學，殆與蕭、曹、陳平異矣。”《宋書·庾登之傳附庾炳之》：“炳之為人強急而不耐煩，賓客干訴非理者，忿罽形於辭色。素無術學，不為眾望所推。”《梁詩》卷八何遜《贈族人秣陵兄弟》：“小子無學術，丁寧困負薪。”可以稱“術學”，也可以稱“學術”。“學”為入聲字。後來入聲字消失，就依照四聲調序排列而定型為“學

術”了。

二、有些並列複音詞詞序變化而含義不同，應另當別論

並列結構有詞序不同而含義有別者。“計算”與“算計”不同，前者為純粹的算術、考慮義，後者則有貶義，如言某人愛算計，含有用心計或計較等義。所以兩種形式並存，但並非完全同義，也就不能淘汰其中的一種了。

再如“和平”與“平和”有所不同，談人的性格、態度，就祇能用“平和”一詞，所以屬於兩個詞。

關於這個問題，不少學者有所論及。如趙元任說：“造詞法裏頭的並列結構次序是固定的。少數幾個例子兩個次序都可能，意義常常不一樣，比方說‘要緊’是‘重要’的意思，‘緊要’多少帶有點文言味，有‘緊急’的意思。”^⑩

呂叔湘先生曾說：“兩個意義很具體的詞，合成聯合複詞以後，往往含有比較抽象的意義。”^⑪

曹先擢先生分析得很具體，他把兩種詞序都存在的複音詞分為“常式”和“變式”，一般情況下“常式”屬於合乎調序者。他說：“常式的詞義比較抽象，變式的詞義比較具體。如‘狹窄’與‘窄狹’是同義詞，在形容街道、走廊、橋樑、道路等時，兩個詞都可以用，但形容抽象的事物，如人的心胸、氣量等時，就祇能用常式‘狹窄’，而不能用變式‘窄狹’。”當然也不盡然，“動搖”是常式，含義也抽象，“搖動”為變式，則可用於比較具體的事物^⑫。此例常式即與聲調順序原則不符。

既然詞序不同，會有含義間的細微差別，會有感情色彩的不同，會有抽象與具體的區別，會有文言與白話的差異，甚至會有上下文平仄押韻的需要，那麼兩種詞序並存就有其合理性了。這時候，雖然仍屬於並列複音詞，但詞序不同，含義有別，用調序來衡量就沒有必要了。

(三) 有些並列結構語素顛倒後則成為意義、結構均不同的

詞語，不在討論之列

庶民——民庶

“庶民”是偏正結構，而“民庶”則為並列結構。《顏氏家訓·名實》：“民庶稱之，不容於口。”《史記·周本紀》：“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

士庶——庶士

“庶士”與“士庶”也為兩種不同構詞方式。《顏氏家訓·勉學》：“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況其庶士，冀以自達者哉？”“庶士”猶寒士，為偏正結構。又《風操》：“江東士庶，痛則稱禰。”又《後娶》：“後母之弟，與前夫之兄，衣服飲食，爰及婚宦，至於士庶貴賤之隔，俗以為常。”“士庶”為並列結構，謂士人與庶民。

意故——故意

上文舉到的“意故”是並列結果，謂原因，而“故意”則為偏正結構。

子孫——孫子

《顏氏家訓·風操》：“汝曹生於戎馬之間，視聽之所不曉，故聊記錄，以傳示子孫。”“子孫”是並列結構，但沒有異序存在，“孫子”屬於附加式，產生的時代較晚。

與之相似的是“兒孫”（見《顏氏家訓·音辭》），與“孫兒”結構與意義完全不同，這樣就談不上語素順序了。“孫兒”產生的時代更晚些。

歡喜——喜歡

《三國志·魏志·諸夏侯曹爽傳》裴松之注引《魏末傳》曰：“宣王得書大驚，即答書曰：‘初不知乏糧，甚懷踧踖。令致米一百斛，並肉脯、鹽豉、大豆。’尋送。爽兄弟不達變數，即便喜歡，自謂不死。”《三國志·魏志·賈逵傳》裴注引《晉諸公贊》曰：“孚比見尚，尚甚歡喜。”《三國志·魏志·趙儼傳》：“報曰：

‘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上下歡喜，郡內遂安。”“歡喜”與“喜歡”都是高興的意思，不帶賓語。而現代漢語中“喜歡”往往及物，如可以說“我很喜歡這種花。”“歡喜”則一般不帶賓語^⑧。

六 其他非並列式詞語基本依照以上規律

以上所談是並列式雙音詞語素排列的一些複雜情況，而非並列式詞語在意義明確（也就是不影響意義表達）的前提下，也多按照四聲的調序排列組合。因為傳統四聲的排列順序符合漢民族的發音特點。

（一）連綿詞的構詞順序

1. 非同聲調的連綿詞基本依據四聲調序排列。一般有以下兩類：

有的連綿詞存在兩種順序，即兩個字的順序可以顛倒，而通常符合四聲調序者為常式。比如：

蹊蹺、蹺蹊，前者為常式，先陰平後上聲，符合調序，後者則相反，也極少使用。

猶豫、豫猶，前者為常式，先陽平後去聲，符合調序。

蔥龍、龍蔥，前者為常式，先陰平後陽平，符合調序。

慷慨、慨慷，前者為常式，先陰平後上聲，符合調序。

連綿詞祇有一種順序者也多符合調序原則。如差池、顛沛、狼狽、憔悴、狼跋、逍遙、蕭條、纏綿、滄浪、容與、逡巡、彰徨、妖冶、伶俐、璀璨、沓見等，沒有異序形式，就現代漢語發音來說，多符合陰平、陽平、上聲、去聲的聲調順序。

以上為前後兩字聲調不同的連綿詞^⑨。

2. 同聲調的連綿詞則根據發音部位和發音方法排列。

通常是後一字的讀音比前一字口開得大，發音部位往後。

先看疊韻詞：踉蹌^⑧、纏綿、伶仃、奄冉、彷徨、徜徉、齷齪、遲疑、趑趄。韻母有完全相同者如“伶仃”(líng dīng)、“抖擻”(dǒu sǒu)，有韻頭不完全相同者如“纏綿”(chán mián)、“徘徊”(pái huái)、“婆娑”(pó suō)，“朦朧”、“靦腆”、“滂沱”、“綿延”、“徘徊”、“霹靂”亦其例。既然疊韻，從元音和韻尾來說“開口度”是一樣大的，但有韻頭（或韻尾）的往往居後。

次看雙聲詞：玲瓏，琳琅，流離，浩瀚。蹀躞、落拓，同為古入聲字，符合後一字開口度大的要求。如果有送氣音，通常在後。即有的是前一字為不送氣的唇音或舌音，後一字則為送氣的塞擦音。前一字為不送氣的唇音，後一字為送氣的舌音。“唐突”等即其例。參差、仿佛（髣髴）、躊躇、匍匐、崎嶇、邂逅、鏗鏘等就現代漢語發音來說，它們大多後一字的氣流要稍微大於前者。如果有發音部位與發音方法的衝突，則發音部位為主，發音方法為輔。

聯綿詞有多種寫法，但發音不變^⑨，其排列順序多符合以上原則。以《抱朴子》為例，有襤褸、藍縷；縣邈、緬邈；仿佛、髣髴；氤氳、煙燼；留連、流連；嵯峨、嵯峨、巍巍；蘊藉、韞藉；滉洋、滉瀟；浩洋、浩瀟；蛟虵，委蛇，逶迤。這些也基本符合調序的排列順序。

連綿詞有稍微音變者，如趑趄與越越；躊躇與踟躇，也多符合以上規律。

（二）其他單純詞的構詞順序

其他單純詞與連綿詞本質上是一致的，故多符合以上排列順序原則。如以四聲調序排列的：螃蟹、蟋蟀、蛻螂、鷓鴣、騏驥、薜荔、菠蘿、玻璃、侏儒、囹圄、蜘蛛、螳螂、蟾蜍、螻蛄、麒麟、玫瑰、芍藥、傀儡、饕餮、茱萸、琥珀、秋千、蚯蚓等。

許多名物聲調相同，則遵循以上發音部位發音方法的規律，如葡萄、蒺藜、菩提、苜蓿、茯苓、芙蓉、鸕鶿、鷓鴣、蚰蜒等。

(三) 某些四字格成語的排列順序

並列式四字格成語多為先平聲後仄聲。如“行屍走肉”，“行”與“走”是先平聲後仄聲，“屍”與“肉”是先平聲後仄聲，“行屍”與“走肉”也是先平聲後仄聲。以下各類並列式四字格也基本符合這個排列順序：驚天動地、含辛茹苦、摧枯拉朽、求全責備、瞻前顧後、飛蒼走黃、清心寡欲；山呼海嘯、山青水秀；安居樂業、長生久視、深思熟慮、博聞強識、出類拔萃、四分五裂、窮兇極惡、金聲玉振、瑤林瓊樹、茂林修竹；榮華富貴、妖魔鬼怪等。

其他四字格成語如果不影響意義表達，也按照調序的規則，通常最後一字為仄聲，或者最後兩字符合平上去入的順序。如魏晉時期有許多新成語出現，見於《陶淵明集》的就有：“班荆道舊（故）”（《與子儼等疏》）、“不求甚解”（《五柳先生傳》）、“饑寒交至（迫）”（《勸農》詩）、“開卷有益”（《與子儼等疏》）、“人生若（如）寄”（《榮木》詩之一）等。見於其他魏晉作品的悲喜交集、不攻自破、不經之談、不拘小節、開門揖盜、臨池學書、人各有志、諸如此類、素不相識等。再以《世說新語》為例，許多非完全並列式四字格符合調序原則：

壁立千仞（《賞譽》）、登峰造極（《文學》）、管中窺豹（《方正》）、後進領袖（《賞譽》）、華亭鶴唳（《尤悔》）、漸至佳境（《排調》）、咄咄逼人（《排調》）、顧名思義（《排調》）、日不遐給（《言語》）、流觴曲水（《企羨》）、名士風流（《品藻》）、神色自若（《雅量》）、天際真人（《容止》）、土木形骸（《容止》）、蕭數艾榮（《言語》）、雅人深致（《文學》）、臧否人物（《德行》）、芝蘭玉樹（《言語》）、自有公論

(《品藻》)。

(四) 其他非並列式複音詞的構詞順序

1. 其他非並列式複音詞在不影響意義的前提下也基本依照四聲調序排列。如“海拔”指距離海平面的高度，“拔”是“高”的意思，如“出類拔萃”、“拔地而起”皆其例。多用“海拔”而罕用“拔海”，是因為“拔”是入聲字，符合調序原則。

《東觀漢記》卷十四《杜林傳》：“及漢初興，上稽舊章，合符重規。”“合符”即符合。兩個語素聲調相同，但為什麼最後定型為“符合”呢？因為“符”為音韻上的合口音，“合”為開口音。

《後漢書·循吏傳·王渙》：“在溫三年，遷兗州刺史，繩正部郡，風威大行。”又《肅宗孝章帝紀》：“今自三公，並宜明糾非法，宣振威風。”有“風威”，也有“威風”，最後定型為“威風”，因為前一字為不送氣的輕唇音，後一字則為送氣的塞擦音，符合發音方法的規則。

2. 某些不合四聲調序的詞語通過變調處理使之變得順口。這裏我們祇能舉現代漢語為例。方法是：

(1) 同聲調詞：

同為上聲時，或前一語素變讀陽平聲，如“老虎”、“小李”；或後一語素改讀輕聲，如“雲彩”、“耳朵”。由此看來，後一字讀輕聲，會變得順口。

同為去聲時，後一字改讀輕聲。如“動靜”通常是一個偏義複詞，側重在“動”，“靜”字往往改讀輕聲。

(2) 聲調不同的雙音詞，如果不合漢語調序，一是會變調處理，將前一個語素由上聲變調為陽平。如“老師”其中“老”往往不讀成完全的上聲，而弱化以至於接近平聲。再如“緩急”，通常側重在“急”，而先“緩”後“急”，是因為“急”為入聲字，但現代漢語中入聲字已經取消，所以上聲“緩”讀音自然而然地與平聲近似。

二是改讀後一字爲輕聲。“蔬菜”符合調序，多爲泛稱。但在某些方言中又稱“菜蔬”，多指具體的菜，往往重音在“菜”上，“蔬”讀輕聲，也是這個道理。上面舉到的“計算”與“算計”發音就有所不同，“算計”的“計”民間往往讀爲輕聲。這樣，似乎自然地通過發音改變了詞語聲調或結構。

我們從某些雙音詞在閱讀時往往變調的情形也可以證明漢語的習慣音序，變調是一種靈活變通的方式，可以更順口。

即便如此，也有些例外是無法解釋的。除了前面提到的以外，再舉兩例：《宋書·謝晦傳》：“規總威權，不顧國典。”“威權”符合調序而現代漢語定型爲不合調序的“權威”。《顏氏家訓·勉學》：“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顏氏家訓·雜藝》：“至爲一字，唯見數點，或妄斟酌，逐便轉移。”“冠冕”、“轉移”也不符合調序原則。爲什麼如此排列？也許祇是一種偶然^⑧？

應當如何看待通例與特例，是一個觀念問題。黎錦熙先生說得好：“例不十，法不立。”有眾多的古、今漢語的實例，可以證明許多複音詞語素依據聲調排列次序是一條客觀規律，例外總會存在的，我們不能因爲少數特例而否定通例。王力先生在《漢語史稿》中談到上古代詞的研究方法，第一條就是：“捨棄少數例外，尋求主要根據。”同樣，我們不能因爲有少數特殊現象而否定調序決定複音詞語素排列的規律。同時，要認真分析特例存在的原因。

補 記

此文初稿曾在2001年8月加拿大溫哥華哥倫比亞大學召開的第二屆國際古漢語語法討論會上宣讀。承與會的法國巴黎高等社會科學院的徐丹教授相告，周祖謨教授的論文集中曾討論過此問題，並恰恰以《世說新語》的這段話開篇。筆者固陋，後來纔

找到周祖謨先生的《語言文史論集》，看到《漢語駢列的詞語和四聲》一文。周先生舉古代人名、國名、地理名稱、動植物名以及現代漢語的例子，分析探討了雙音詞按照四聲平仄排列的規律，並指出：“這一條規律，最初指出的是余嘉錫先生。他在一九三八年撰寫《世說新語箋疏》，在解釋前面所舉的《排調》那篇一節的時候，曾說：‘凡以二名同言者，如其字平仄不同，……仄必以平聲居先，仄聲居後，此乃順乎聲音之自然，在未有四聲之前固已如此。’”而周先生附注中已經說明，此文曾在1984年的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作過演講。可見，周先生對此問題的研究也是很早了。所以，研究並列雙音詞四聲調序的歷史應當追溯到1938年余嘉錫先生，再後來是丁邦新先生，再後來是周祖謨先生等。周祖謨先生還談到了四字格的語序問題。但是全面討論同聲調雙音詞的排列順序問題，筆者目前還沒有見到。

我對語音一竅不通，此文曾請教黃笑山先生，多蒙賜教，深表謝忱。另，文中錯誤一定很多，尤其語音方面，還請方家教正。

〔注釋〕

- ① 見丁邦新《國語中雙音節並列語成分間的聲調關係》，台灣史語所集刊39本下冊，1969；《論語孟子及詩經中並列語成分之間的聲調關係》台灣史語所集刊47本一分，1975。
- ② 載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中正中文學術年刊》創刊號1997年11月。
- ③ 載《中國語文》1979年第2期。
- ④ 載《中國語文》1982年第4期。
- ⑤ 載《中國語文》1980年第3期。
- ⑥ 載《中國語文》1983年第3期。
- ⑦ 載《中國語文》1980年第3期。
- ⑧ 載《中國語文》1976年第6期。
- ⑨ “才華”同為平聲字，排列規則詳後。

- ⑩與之相似的詞語有“賢俊”，《顏氏家訓·教子》：“賢俊者自可賞愛。”爲先陽平後去聲。又有“賢哲”：《顏氏家訓·慕賢》：“少長周旋，如有賢哲，每相狎侮。”“賢哲”爲先陽平後入聲。均符合四聲調序原則。
- ⑪比較：“公侯”爲不同聲調者，則依照先陰平後陽平的順序：《顏氏家訓·勉學》：“吾見強弓長戟，誅罪安民，以取公侯者有矣。”“卿相”是先平聲後去聲。又《教子》：“若由此業自致卿相，亦不願汝曹爲之。”
- ⑫據黃笑山先生見告：“輕”今天是送氣塞擦音，近代之前是送氣塞音，“忽”是擦音，送氣一般的說法是指涉及塞音、塞擦音的，漢語擦音無所謂送氣不送氣。但筆者感覺在現代漢語的讀音中，二者似乎還有送氣不送氣的分別。
- ⑬“妻子”也有附加式結構，僅指妻，也有人認爲屬於偏義複詞。
- ⑭參王念孫《讀書雜誌·讀荀子雜誌》。
- ⑮詳見筆者《論具體語素與抽象語素的並列》一文。
- ⑯“角落”古聲調相同，現代漢語中則不同。
- ⑰載趙元任《北京口語語法》第27頁，中國青年出版社。
- ⑱見《中國文法要略》第13頁，商務印書館1957年。
- ⑲見《中國語文》1979年第6期，第408頁。按：《抱朴子內篇·雜應》：“清晨建齒三百過者，永不搖動。”（274）已用此詞。
- ⑳黃笑山兄說：“從重疊式來看，現代漢語的‘歡喜’好像是形容詞，可能不是動詞，所以一般不帶賓語（方言除外）。”此說很有道理。
- ㉑當然有些連綿詞古時讀音都是平聲，發音相同，它們也符合後一字開口大的規律，如“蕭條”。
- ㉒作“蹠踉”的形式也有，但不常見。
- ㉓近人符定一《聯綿字典序》：“經典同音之字，往往形體雖異，而意義實同。如‘委蛇’八十三形，音同而義相邇，‘崔嵬’十有五體，音近而義無殊。”
- ㉔也許“冠冕”如果讀“冕冠”，則會與“免冠”同音，造成混淆。所以避免同音詞恐怕也是產生“例外”的原因之一。